

【文学艺术研究】

守节切直 德才兼备

——论《田叔列传》之田少卿

刘玲娣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田叔是西汉初从河北走出的官员。他廉洁奉公,严谨自律,有才干,更有操守,是一位名臣兼长者,其“官品”、“人品”都值得称道。司马迁称赞他秉守气节、忠诚耿直,崇尚道义、正直无私,尤其是在掌重权、任高官时能坚持真理、堂堂正正,不向歪风邪气屈服。在多重价值观并存的今天,此等品格很值得推重。

关键词:田叔; 陔城考; 人品; 官品; 举贤; 忠谏; 《史记》; 《田叔列传》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6-0083-05

前人云:文章千古秀,宦海十年荣。揭示了官吏这个“高危”职业沉浮难定的特点。其实,就为官而言,时间长短倒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为官者做什么和怎样做。本文拟通过对田叔这一封建时代官员形象的分析,揭示道德操守之于官员的重要意义。

一、田叔籍贯考证

《田叔列传》云:“田叔者,赵陔城人也。”^{[1]2775}

关于陔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县名也,属中山。”^{[1]2775}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陔城,县名也。”^{[1]2778}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今定州也。”^{[1]2778}清钱大昕:“中山有苦陔,有陆城,无陔城县也。”^{[2]5218}钱穆曰:“在今河北蠡县南。”^{[2]5218}今考“陔城”,发现司马贞、徐广、张守节、钱穆皆有误,汉代中山国并无“陔城”县名。

据《民国定县志》载:中山为春秋时代白狄之后、鲜虞人所建立的国家。从文献看,最早记载见于《史记·赵世家》:“(赵献侯)十年(前414),中山武公初立。”几经废立后,于赵惠文王三年被赵国所灭,并入赵国。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冀州置邯郸、钜鹿二郡,中山隶于钜鹿,是为中山郡之始。汉兴先后析增郡国,高帝初析钜鹿置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封皇子胜为中山王。由是改郡为王国”^{[3]398}。中山国始立时,在今唐县西北十三里之粟山上,因为城中有山而名“中山”。“自战国中山建国以来,下迄汉景所谓国治、郡治者,皆即此城。靖王胜之国以后,始移郡出山,改治卢奴”^{[3]399}。卢奴即今定州市,因为城中旧有黑水池而得名,水黑叫卢,不流叫奴。

考西汉中山国的领属范围,共计14个县:卢奴(今保定定州市)、北平(完县,即今保定顺平县)、北新城(今保定徐水县)、苦陔(今石家庄无极县)、唐(今保定唐县)、深泽(今石家庄深泽县)、安国(今保定安国市)、曲逆(今保定顺平县)、新市(今石家庄新乐市)、望都(今保定望都县)、毋极(今石家庄无极县)、陆成(今保定蠡县)、

收稿日期:2012-07-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史记》中的河北名人研究”(HB10QWX032)

作者简介:刘玲娣(1957-),女,河北保定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安险(今保定定州市)、新处(今保定定州市)。可以看出,中山国中没有“陜城”县名。考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博野、蠡县、望都、顺平(完县)、定州等县志,都未见“陜城”县名。特别是定州县志,说得很清楚:“全境盖得汉四县之地:曰卢奴,今县之西境也;曰安险,今县之东境及巽方也;曰新处,今县之东北境也;曰苦陜,今县南鄙十村也。”^{[1]339}四县中,卢奴面积最大,安险、新处次之,苦陜最小,并于汉章帝时曾改名为汉昌。苦陜因其太小后来曾并入无极,明代割沙河南十村属定县,其中包括苦陜,复归定县。由此可见,定县内亦无“陜城”县名。《定县志·卷二古迹篇》中特别就“苦陜”做了说明:南境陜邑镇本陜邑故城。明洪武二年由无极割隶定州,战国时为中山苦陜。……《史记·张耳陈馥列传》中云:陈余数游苦陜,皆即此地。汉章帝始改名汉昌,魏、隋、唐皆效之为魏昌、隋昌、唐昌,天宝初始改陜邑,一直到宋代都如此。清顾祖禹《方輿纪要》云:“或谓晋时别名,陜城一作‘阡城’,慕容宝弃中山以走龙城,与慕容麟会于阡城,即此。《括地志》谓:‘陜城即苦陜,不曰阡城。’”^{[1]415}由此可证,司马迁所谓“陜城”,当为“苦陜”,田叔为苦陜人,今河北定州人。

二、田叔的人品与官品

田叔是司马迁所肯定的官员之一。《太史公自序》嘉许他:“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1]3316}本传中写了田叔历汉高祖、文、景三朝,率直清廉,秉德无私,刚正不阿而又重情厚义的优秀品德。

1. 忠诚耿直,秉持操守

田叔为人正直豪爽,做事严谨,喜欢结交名人。在“慷慨”、“任侠”盛行的河北,这种性格很为人所重。所以,经人举荐到当时赵国丞相赵午处做事,赵午又推荐给赵王张敖,被张敖任命为郎中,在君王身边作侍从官员。田叔在赵王身边工作的几年中,由于秉性正直、清廉平和,深得赵王信任。眼看就要得到升迁时,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刘邦夺取政权后,在公元前202年一月对原先所封之异姓王重新做了确认或调整。韩王信的封国在颍川,郡治为阳翟(即今天的河南禹县)。第二年春天,刘邦认为韩王信有才干有武略,把韩王信的封邑调到太原以北,领属太原、雁门二郡,郡治在晋阳(今太原西南),用来抵抗匈奴入侵。韩王信上书刘邦说:韩国紧靠匈奴边境,匈奴多次入侵。晋阳离边塞太远,遇有紧急情况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处理,请求移都城到马邑(今山西朔县,原属于雁门郡),刘邦准奏。秋天,匈奴重兵围马邑,韩王信多次派使臣与匈奴会谈,寻求和解。但按汉朝规定,派使臣与外族谈判和解,只有国家最高层领导才有此权,韩王信显然越权。恰值汉朝发兵帮韩王信解了围,但刘邦对韩王信多次私派使臣到匈奴极为不满,怀疑他对汉朝有二心,于是派专员去指责。当时的背景是,楚王韩信前不久以“谋反”罪被贬为淮阴侯,韩王信怕自己也遭厄运,便投降匈奴,并和匈奴一起进攻太原。公元前200年冬天,刘邦带兵打败韩王信。为扩大战果,又去攻打匈奴,结果被匈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七天,没吃没喝,后采纳陈平建议,重金贿赂匈奴王单于的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回返长安,途经其姑爷赵王张敖的都城邯郸,田叔的仕途坎坷正在此时。

一肚皮郁闷的刘邦到邯郸后,姑爷张敖尽心伺候,亲自为之端饭,但刘邦一直骂骂咧咧。这既是刘邦一贯傲慢自大、随意轻侮人的性格使然,更是他这次遭匈奴围困闷气难发而把姑爷当成了出气筒。《陈丞相世家》中陈平曾比较项羽与刘邦的为人说,项羽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但到论功封爵时却太吝啬,故许多士人不愿意跟随他;刘邦傲慢少礼,士人中清廉正直重节义者多远之,但他对有功者舍得封赏,故而那些“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1]285},即那些没气节、贪利忘义、不知羞耻者大多在刘邦麾下。清代郭嵩焘说“西汉二百余年,始终不离此种人才”。执政者的好恶与立身行事,往往具有示范意义,此亦即梁启超所谓“知黎民于变,放勋所以光被;遇不作人,周王所以寿考;齐桓好紫,一国易服;丰、沛之间,群儿椎埋”^[9]。长期与此类人为伍,更助长了刘邦的恶习。但这恶习激起张敖的丞相贯高、赵午以及众大臣的不满。张敖与刘邦是翁婿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有“周瑜打黄盖,打的愿打,挨的不愿挨也得挨”的成分,贯高等人却不存在这种容忍度,他们请求张敖下令杀刘邦,张敖执意不肯。于是贯高、赵午等人背着张敖,去劫杀刘邦,最终没能得手,后被人告发,皆作为犯人押解京城。当时朝廷发布命令说,赵国胆敢有追随赵王的,罪灭三族!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及京城。尽管如此,田叔、孟舒等十多人穿上土黄色的犯人服装,自己剃去头发,脖子上套上铁箍,扮作赵王家奴跟随张敖一起到长

安,誓与主人共患难。

司马迁在这里高度颂扬了两种人性:一是贯高的忠诚不渝。司马迁在《张耳陈馥列传》中载:事情败露后,参与谋杀刘邦的赵午等人为免于受刑戮之苦,纷纷自尽身亡,唯有贯高怒骂说:“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1]254}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不仅和赵王一起到长安,而且任凭严刑拷打,始终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与赵王无关。最终赵王虽被降为侯爵,但性命无虞。贯高觉得自己使命完成,尽管刘邦看他是一条汉子无罪释放了他,他还是觉得作为臣子叛逆犯上,当获死罪,自杀身亡。《史记》中这类描写很多,我们这里不讨论其当与否,司马迁突出的是其大丈夫的忠义精神。二是田叔等人的义薄云天。他们尽管与谋杀行动无关,但是,当君王有难之时,敢于挺身而出,生死与共。这是人性的光芒。司马迁亲身感受了也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面临困境之人“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人情冷漠与世态炎凉,他从心底里敬慕那些具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3181}(《游侠列传》)的侠义精神和高尚之士,田叔等人的仗义行为,就成为这种崇高精神与品格的一种寄托,他们用人性真善美的利剑,刺透了自私自利、专务“媒孽人之短”的丑恶灵魂。古往今来,遭逢人生厄运者,可谓代不乏人,所唤起的感慨与同情,更是异代同声。惟其如此,田叔等人秉持操守、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才更显珍贵。可以说,高尚的人品与道德操守,可以穿越历史隧道,永不过时。最后,由于张敖的举荐和刘邦的亲自谈话考察,陪同张敖入京的一千人因为确有才干,都被授予郡守、诸侯相等职务,田叔任汉中郡守,直到汉文帝即位,可谓得善报了。

2. 义不忘贤,秉德无私

文帝即位后,曾召见田叔问他:“谁是天下长者?”田叔说不知道。文帝说你就是长者,应该知道。田叔于是向文帝郑重地叩头说:“原来的云中郡守孟舒是个长者。”当时,孟舒由于胡人入侵抵抗不力,已被免职。文帝当即反驳田叔的看法,认为孟舒做云中守十多年,胡人入侵时不能有效组织坚守,导致数百士卒无故战死,强调孟舒在杀人,故不能称其为长者。田叔却认为,孟舒就是真正的长者。理由有二:一是当年贯高等谋逆,皇上下诏说敢有追随者获罪三族,孟舒却无所畏惧,扮作奴仆随张王前往,义赴死难;二是士卒的战死,缘于当时楚汉相争已久,孟舒体恤士卒的疲惫,不忍心下令让他们迎战剽悍的匈奴铁骑,结果这些士卒却像儿子替父亲、弟弟替哥哥出战一样,争着登城死战,所以数百人战死。孟舒乃当之无愧长者!文帝听后,大呼:“贤哉孟舒!”立即召见孟舒,官复原职。洪迈因之感慨云:“田叔、孟舒同随张王,今叔指言舒事,几于自荐矣。叔不自己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为过,一言开悟,为之复用舒,君臣之诚意相与如此。”^{[16]32}

田叔作为一名皇帝侍臣,能够公正地推举他人,这既是做人的优秀品德,也是为官的崇高境界,更体现了公正无私、举贤荐能的高尚品格。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田叔的举贤授能之所以成功,还在于遇到了能够听得进逆耳忠言的皇帝。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记载了相似的事件:

一次汉文帝和冯唐闲聊,说自己当年在代国时,听他的厨师长谈过赵国大将李齐在钜鹿城下作战的本领,很敬重,问冯唐是否知道。冯唐则回答说李齐远不如廉颇、李牧。文帝听完冯唐讲述廉颇、李牧的为人,兴奋地拍着大腿说很遗憾自己没能赶上任廉颇、李牧为自己的大将,如此就用不着忧虑匈奴了。冯唐直言不讳地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1]2757}汉文帝感到难堪而气愤。过了一段时间,又招呼冯唐进见,责问他:“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于是,冯唐对于古代君王信任大将、授以重权,而今帝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1]2759}的用将政策给予深刻评析。他说战场上的将士们虽然出生入死、杀敌立功,但不一定能获得封赏,因为那些舞文弄法的官吏们一旦发现有一句话不合适,不论你功有多高,都会严办。并就此为云中守魏尚开脱。正是冯唐的秉公力荐,汉文帝于“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1]2759}。司马迁以深情着意之笔,抒写此两人的境遇,既肯定了他们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的名臣气概,也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汉文帝作为最高领导者能够闻过则喜、知错必纠的贤君品格。清代史珥于《四史剿统》说:“孟舒为云中守,田叔代为分解‘长者杀人’处,立言最工,与冯唐论魏尚并切事情,收效相等。子长为李陵陈说,语意颇似而祸福远甚者,所遇之主异也。子长纪田、冯二子时,不知於悒几许!”^{[2]2223}田叔与冯唐,都在举贤推能的同时,实现了人品、官品的双赢。

相比之下,司马迁对同样是河北人、官位尚高于前两人的石奋父子,评价却不高。认为他们“无文学,恭谨无与比”^{[1]2763},专以“恭顺醇谨”侍君,“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1]2768}。礼节上周全备至,却没有任何治国谋

略,也从来不为百姓说话。司马迁对此等官吏深恶痛绝,认为他们除了小心谨慎、阿谀承意外,一无所能,虽然不曾张牙舞爪拨弄是非害国害民,也于国于民无贡献可言,惟其如此,司马迁对田叔这样的秉德无私,敢于触逆鳞、捋虎须的官员,崇敬有加。

3. 成君之美,立德为公

田叔的成君王之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君王家庭内部的骨肉亲情,所谓“人性化办案”;二是在君王行为“不君”时,能及时委婉矫正,既能在国人面前保住其颜面,更促使其改恶从善,激发正能量。

其一,全骨肉之情。据《梁孝王世家》载: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一直偏爱小儿子梁孝王刘武。景帝也由于两人为亲兄弟而对之骄纵有加。梁王于是不仅在封地大兴土木,所建宫室富埒皇宫,而且野心勃勃,甚至觊觎帝位。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四月,太子刘荣被废。窦太后委婉地向景帝提出立梁王为太子,景帝便把太后的意见交给大臣们讨论。中郎将袁盎强烈反对,并以春秋时代的宋宣公由于“不立子而与弟”,导致子侄间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残杀、最终祸乱不绝为例,说明立弟弟的危害。梁王从此忌恨,派刺客谋杀了袁盎以及十几个不同意立他为太子的大臣。景帝大怒,疑是梁王所为,一定缉拿凶手。梁王知道惹了大祸很害怕,躲在封国不敢出来,窦太后更是不吃不喝,“日夜泣不止”。在此背景下,景帝听取大臣们的建议,派田叔去调查此案的详情。而田叔在这件事的处理中,与举荐孟舒的风格完全不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处事周密与老道。

《田叔列传》载:田叔到梁国后,案件很快水落石出,于是回来向景帝汇报调查情况。君臣间有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景帝问:“是梁王干的吗?”田叔答:“我冒死罪回答您:的确是他干的。”当景帝问案件的卷宗资料在哪里时,田叔说:“皇上最好不要再追问梁王的事了。”景帝问原因,田叔告诉他:若按法律处理,梁王不服法,就等于执法不严;若他伏法,您又怎样面对“食不甘味,卧不安席”的太后?景帝认为田叔办事思虑周密,任命他为鲁王刘馀的丞相。

在这场政治斗争与家庭矛盾交织的复杂事件处理中,表现出了田叔高超的办事能力。或说,按照“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田叔的做法并不值得肯定。但是,如果我们把人物放回历史,就会发现,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皇族内部的母子、兄弟亲情是客观存在,从人性出发,处理好法、理、情之间的关系,在法的前提下尽可能顺应人情事理,不仅关乎办案人员的办事能力与水平,尤其益于国家的安宁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田叔的做法确有值得褒扬之处。因此,司马迁称赞他具有孔子所嘉许的“居是国必问其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其二,成君德之美。田叔受命为鲁共王刘馀做相,鲁国都城即今山东曲阜。关于鲁王刘馀,《五宗世家》说他“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1]294}其为人贪婪,喜欢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园林和蓄养狗马,晚年喜欢音乐,是一位典型的声色犬马之徒。田叔到鲁所遇第一件事,即一百多名百姓状告鲁王掠夺百姓财物。为成全鲁王的脸面,田叔的处理方法是:把其中带头的20人各打50大板,其余的每人各扇自己20个嘴巴。并发怒说:“鲁王难道不是你们的主人吗?你们怎么敢如此污蔑自己的主人!”鲁王听说后很惭愧,把国库中的钱拿出来让田叔发还百姓。就一般官吏而言,初到一个单位,这正是收买人心、确立威信、为自己搞形象工程的好时机,但是,田叔却说:“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于是鲁王自己去偿还百姓,赢得了百姓的好感。这件事情看似一般,但折射出的是田叔为人、为官的一种品格:一事当前,是先为自己打算还是考虑他人。本来,田叔亲自去退还百姓财物也未尝不可,因为是奉鲁王之命,公事公办,无可非议,但若如此,鲁王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会一落千丈。或曰:在他掠夺百姓的时刻起,他的威信已经打折扣。不错,但是,以前鲁王一直如此,没有比较与参照;今天田叔到来,举止行为天壤有别,势必造成百姓亲田相而远鲁王,久之,鲁王必然与田叔之间产生隔阂。君臣有隙必殃国是,一旦酿成祸端,于国于民都是罪孽。所以,田叔“明主之美以救过”的举措,犹如一滴水,映出的是一颗忠诚、磊落、正直无私的灵魂。

鲁王喜欢游猎,田叔常常跟从入游猎场,鲁王总是让田叔到屋子里休息,目的是自己可以安心游玩。田叔对鲁王的玩物丧志很不以为然,但又不能直接制止,他就采取暴坐在烈日下、风雨中,在猎场外等鲁王一起回返的做法,鲁王多次派人劝说请田叔屋内休息,他都执意不肯,并说:“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1]277}这看似是忠于君王、与之同甘共苦,实际上是一种苦谏。在我国历史上,“武死战,文死谏”,为历代忠良死节之士的共同操守,田叔用自己的“不言”收到了“文谏”的效果,鲁王因此不再经常出游。

三、田叔形象的启示意义

作为封建时代官吏,田叔已成历史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也已经远去。通观田叔的政绩,也并无太多骄人之处,但是,在田叔身上所体现的为人、为官的精神品德,却值得后人玩味。“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撓”。我们从司马迁的评价中,称量出了这位封建时代官吏的人格分量。秉持操守,主持正义,刚正不阿,坚持真理,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应当是从政者立身处世的基石;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秉德无私,勇于奉献,应当是从政者追求的目标与价值。否则,阿谀取世,损公肥私,才德双失,祸国殃民,留给历史的除了骂名还能有什么?南宋学者黄震《黄氏日钞》云:“民日益穷,兵日益弱,财日益匮,士大夫日益无耻!”^[7]说一个国家,百姓越是贫穷,军事力量越是弱小,国家资财越是匮乏,官僚阶层越是腐败无耻。今天看来,实不尽然。其实,即使在国富民强的历史环境下,同样有卑污无耻的灵魂。因此,有德之官不受任何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超越时代,更超越时空,留给历史的永远是美名。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 [3]何其章,吕复修,贾恩斌.民国定县志[O].民国二十三年刻本影印本.
- [4]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赵武灵王传: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洪迈.容斋随笔:卷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7]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九[O].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Intergraded, Outspoken with Mortality and Talent on *Tianshu Autobiography* of Tian Shaoqing

Liu Lingdi

(Chinese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ianshu was an official from Hebei. He was self-disciplined, talented with integrity. He was widely praised by colleagues. Si Maqian praised him as integrated with good personality, because he never surrendered to the power of evil. Until the day, under the multi-values of the society, such personality is still be respected.

Key words: Tianshu; textual research of Xingcheng; moral quality; quality of officials; recommended worthy; faithful advice; *Shi Ji*; *Tianshu Autobiography*